

那些年， 我们犯过的文艺病

邱美煊 / 著

那段时间，南方小城长期阴雨。我在书房呆坐，窗外常常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的景象，不自觉会想起多年以前那些个台风天，可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坏，心中尽是桃李春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那些年，
我们犯过的文艺病

邱美焮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年, 我们犯过的文艺病 / 邱美煊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78-5140-4

I. ①那… II. ①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27164号

书名: 那些年, 我们犯过的文艺病
著者: 邱美煊

策 划: 张世景
责任编辑: 赵 婷

书籍设计: 琥珀视觉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85 (编辑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960mm 1/16

字数: 259千字 印张: 21.75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140-4

定价: 49.80元

目 录

【第一辑】

- | | |
|-----|---------|
| 002 | 桃李春风一杯酒 |
| 010 | 记得当年那个小 |
| 028 | 厕所传奇 |
| 033 | 老鼠的故事 |
| 038 | 17号楼214 |
| 044 | 军训传奇 |
| 051 | 食堂传奇 |
| 056 | 四级，四级 |
| 060 | 我的“夏令营” |
| 066 | 乔迁之喜 |
| 071 | 同居的故事 |
| 077 | 送礼的故事 |
| 085 | 网络作家见面会 |
| 090 | 七贱下长安 |

096 文学是一个接头暗号

103 新居小记

【第二辑】

110 那些年，我们犯过的文艺病

115 山头的花朵

121 傻B的江湖

127 “夜壶”传奇

133 离离原上草

138 换个姿势

145 莫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150 人生净化器

155 杀死一群知更鸟

160 我们不能永远热泪盈眶

165 莫让感动掩埋了真相

170 中国时间八点二十分

173 斜眼看闲书

180	红袖添香伴读书
186	男女同学请读书
192	刘项原来不读书
199	论“资格”
203	我看儒学的传统
210	以愤青之名
216	怀念偷偷摸摸的年代
222	借我一双慧眼

【第三辑】

226	从容赴死，犹如一场盛宴
255	艳 遇
259	怀念那只失踪的猫
270	又是一年猫叫时
286	淘 金
312	三十而立

【第一辑】

桃李春风一杯酒

九月份我到大学报到时，福州刚好刮起台风，大雨未至，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很像是《西游记》里妖怪出场前的氛围。大家都行色匆匆，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一个穿着不入时的妇女，拽着大小两个小孩儿往车站里赶，但两个小孩儿却不肯迈步。他们站在广场上，中年妇女骂骂咧咧，但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见她弯腰打了大男孩儿的屁股，小孩儿下意识地往边上躲了两步，她又紧跟着揪住他，用力揍了两下。然后无奈地摇摇头，打开手里的袋子，拿出两个白馒头分给两个孩子，孩子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脚步终于迈开了。一会儿就淹没在人流之中。

就在暴雨将至之时，我跨进宿舍门，只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对一个胖子训话，告诉他“以后碰到台风天气别乱跑，别站在树底下避雨，出门注意安全，保管好自身财物……”。那胖子却只管盯着我看，嘴里“嗯嗯啊啊知道了”地应付着。我偷偷发笑，这厮肯定是头回住校，小菜鸟。

这时，他妈妈转过头看见我，我来不及开口叫“阿姨”，她就出声说：“兄弟，你哪来的？”我以为她眼神不好，把我看成家长，赶紧澄清说：“阿姨，我今年十八。”那胖子乐了，说：“我妈问你哪里人。”我说：“我龙岩的。”正想问胖子“尊姓大名”，阿姨又抢了

先：“请问贵姓？”我觉得她妈嘴太快，一下子紧张起来，以为到电视台参加抢答节目，便赶紧回答：“免贵，姓尊。”胖子和他妈都忍不住笑了。我发觉不对，改口说：“免尊，姓邱。”他们又忍不住笑了一回。

这母子笑起来像极了，体型也差不多。这个胖子姓陈，他妈知道我从小就是读寄宿学校后，喜出望外，便希望我能帮忙照顾好胖子。我满口应承，但是转眼就后悔，心想如果胖子是美女，我会更乐意一些。

当晚宿舍第一次卧谈，胖子便把我们初次见面的事儿公之于众。我说：“他妈说话太不靠谱，叫我‘兄弟’的意思，就是把我当成她同辈人，那胖子得叫我声‘叔’。”胖子也不害臊，说：“看你那张脸，叫爷都够了。”然后真叫我“大叔”。

这外号跟我好长一段时间，班上的女生不明就里，也纷纷跟着这样叫。后来，我在诸多侄女中发展了一个做女朋友，这下就真乱了辈分。我女朋友要求陈胖子叫她“婶”，陈胖子不干，叫姐都不干，说：“你一张娃娃脸，看起来像未成年，叫你婶太冤了！”接着又数落我：“老牛吃嫩草，一个老不死的却勾搭未成年少女，而且这个少女一直以来管你叫叔叔，在古代这叫作乱伦。我们读中文系，“四书五经”说的全是伦理的事儿，你这样不配当长辈。”为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后来就再也不跟我叔侄相称。而班上的女生也觉得，以前叫“大叔”还顺口，现在多个“大婶”，感觉在女生中间低人一等，所以慢慢都不叫了。

开学时，胖子第一个到宿舍，不顾他妈的反对，坚决要选上铺，说什么在如果下铺睡碰到个爱放屁的上铺，那不是跟住在雷区似的，造孽才挨雷劈呢。而且，化学老师说，屁的臭味主要是因为硫化氢（他的化学知识只剩下屁和水的组成），密度大于空气，那都是往下沉的，这样

比天天抽烟还惨，严重有碍身体健康。总之，住下铺太可怕了，他坚决不住。他妈拗不过他，只能顺着他，但是，每周她都打电话来关心胖子有没有从床上摔下来。半年以后，胖子一直没摔过才放心。

我选的是胖子对床，我跟胖子说，这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不负他妈重托，我会把他当干儿子照顾。他叫我去死，并且说这四年一定不要我照顾，他照样活得很好。果然，他四年里一帆风顺，没心没肺的，除了偶尔小感冒，什么意外都没发生。

有一次我们宿舍为了照顾陈胖臃肿的体型上下床不方便，想重新调整床位，但陈胖坚决反对，说我们滥用“多数人的暴力，剥夺他个人自由”，并建议我去睡下铺试试。我说：“我打小在乡下长大，翻山越岭矫健异常，区区一米五的架子床要上去轻而易举；但是你这么胖，上下床的时候步履蹒跚的，像只屎壳郎爬树。”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赞同，特别是我的下铺小黑，他觊觎上铺多时，十分肯定地觉得胖子睡上铺太危险，按照物理学原理，一个东西要结实，根基必须要稳，这是宝塔“顶上细来底下粗”的原因。胖子睡上铺，就会导致架子床头重脚轻根底浅，容易翻床。陈胖子抗议说：“你们应该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我每次爬床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翻过火车站的栅栏，有一双泪眼在背后深情凝望。”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对着小黑的床铺位置，得意大笑。

小黑说：“我每次看到你爬床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什么时候会摔断你的狗腿，然后求我跟你换床位。”胖子说：“等我百年之后，再禅让给你。”小黑说：“指日可待，指日可待。”

胖子的下铺小钩也十分希望他赶紧换床位，他说不管谁在他上铺都比胖子在他上铺强。原因是，陈胖子屁太多，每天晚上睡前放屁，起床前放屁，睡着了还放，这太恐怖了。更恐怖的是，他随时随刻说有就

有，好像是召唤宠物一般，有此等本领简直就是个妖怪。我也终于明白，当年认识陈胖以前，这个城市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自然有它的原因，而陈胖也正是因为自己天天放屁，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别人也如此。才非要占个上铺荼毒他人，让他的下铺住在真正的雷区。

小黑还因此十分庆幸睡在我的下铺，不过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经常上床不按规矩来，经常把楼梯当摆设，他描述说“两手一伸，脚下一蹬，就看见一条黑影从头顶蹿过，然后看见一双大脚挂在上铺床沿”，这也有点吓人。有时候还因为动作过大，屁股着床时不够柔和，砰的一声巨响，他的头顶就下起了胡椒面。他说我一点儿都不文雅，粗鄙不堪，像个山贼。后来熟悉了，发现我体育方面有特长，更确定我就是山贼。

小黑之所以叫小黑，是因为新生篮球联赛，我们（二班）与三班对阵时分配防守队员时，他说了一声：“那个黑鬼归我。”没想到声音太大，半个球场的人都听到了，三班的黑鬼过来跟他说：“我很黑吗？你不照镜子的吗？”然后大笑三声，扭头就走。然后我们发现，小黑真的很黑，不会输给被他称为黑鬼的同学，我们就叫他小黑。

小黑是个奇人，大学时我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逃课，第二多的事就是带舍友逃课。我经常拉着小黑逃课去打球，去玩泡泡堂，但是，他的成绩却比我好上一大截。考英语四级的时候，在我的带领之下，他放弃了他所有的复习计划，四级单词册念到C开头，一套真题没做就进了考场，成绩出来，六十一分，于是十分爽快地请我们宿舍吃了一顿饭。过了半年他报英语六级，叫我陪他去买六级单词册，我说：“你四级单词册不还挺新的？将就着用吧，反正单词都差不多。买单词册的钱还不如拿来玩泡泡堂，可以去网吧包两个通宵。”他想想也对，就放弃了买单

词册的想法。接着读四级单词册，A都没念完，结果又考了个60.5分。惹得一群舍友各种羡慕嫉妒恨，逼着他又请我们吃了一顿。吃饭时我说：“四级我是坚决不过的，过了要花钱请吃饭。”小黑说：“去你大爷的，自己不努力，老是想吃别人。”陈胖说：“就你，楼下看门的智障孩子过四级了，你都过不了。我们就当你可怜，每次吃饭带上你。”我说：“如果非专业英语有八级就好了，我们指着小黑能再吃一顿。”

我大学时，英语挂了两回，大一下学期，英语才考三十三分。我拿着试卷，去办公室找老师，想着说能不能给我加四个弧，改成八十八，这样不仅我的卷面好看，老师脸上也有光。谁知道被老师臭骂一顿轰了出来，然后我找小黑诉苦说：“不给我加四个弧，给我加两个也行啊，八十三分也好看些。”小黑冷笑了，说：“两个弧一定要加在前面？给你加后面，变成个三十八分，那就更好玩了。”我想想也对，那还不如不加呢。同宿舍的小林、阿平和刘壮那次考试也都不及格，我怂恿他们去跳楼，建议他们写下遗书，就说被外语老师挂科，无脸面苟活于世。说不定外语老师因此下岗，我就报了一箭之仇。但他们宁愿苟活也不肯帮我报仇，我只好作罢。

最嫉妒小黑过四级的人应该是刘壮，他是我们宿舍体重最大的，他跟胖子的区别就在于胖子身上全是肥肉，而他身上全是精肉。他是游泳健将，胸肌大得很，如果山东馒头每个做成他胸肌那么大，一定亏本。他一直很努力，要过英语四级，每天都念英语。老师告诉我们念英语不要怕丢脸要大声念出来，他真正做到这一点，不分场合旁若无人地大声念单词，一个单词念十几遍，跟复读机似的。后来他追着问小黑过四级的秘诀，小黑说：“我能过四级，全靠你一个单词读十几遍，你可能没记住，但是我记住了。”刘壮有点生气，觉得小黑讽刺他，有讥笑他很

笨的嫌疑。我们鼓动刘壮要向小黑收钱，毕竟他是小黑过四级的功臣。如果小黑不给钱，就揍他个满地找牙。

刘壮虽然壮，但是心地善良，终究下不了手，所以这事儿就算了。但是，刘壮因此却念外语念得魔怔了，一有时间就念个不停，大有非过不可的架势。有个晚上，胖子忍无可忍，把我拉到宿舍门口，说要我陪他去买音响，以抵抗刘壮像唐僧念紧箍咒一般的单词朗读。我们一拍即合，连夜去学生街扛了对音响，刘壮一念英语我们就放周杰伦，反正周杰伦唱歌我们也听不清唱的是啥词。终于把刘壮撵到路灯底下。

刘壮虽然壮，但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说他抠门嘛，他送礼物给女朋友时比陈胖子大方多了；如果说他大方嘛，好像也不对，他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一毛两毛，都跟我们算得清清楚楚。不占我们便宜，也不会让我们占便宜。以前特鄙视他，觉得跟他同在一个宿舍，是一件悲催的事，太拘于小节，显得彼此生分。后来才明白，锱铢计较，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人人都这样，这社会就有了最基本的礼仪和尊重。

有了音响以后，江西来的阿平找到了他的乐趣，从《双节棍》到《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接着从《爱如潮水》到《死了都要爱》，试过了无数男歌手的曲风，最后在迎新晚会上对着师弟师妹们，吼了一嗓子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第一句宛如原声，把大家都带入梦境，调音台的兄弟也以为自己误放了原声；第二句开始跑调，直到“噢，为什么要别离”那句还没找回来，特别是那个“噢”，他想往高处抛，结果抛到一半岔了气，惹得师弟师妹哄堂大笑，人人叫好，刚开场就把气氛推到最高潮。他坚持唱完整首歌，然后撅着屁股在掌声中从容退场。

我不知道阿平是不是因此沮丧，不过我却挺喜欢这样。那正是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纪，哪个人不是开了个杂货店就想着哪天弄去香港

上市？在台上千夫所指，依旧不会改变我们的本色。这是只有年轻的时候才有的样子。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过阿平唱歌，但我知道，他一直喜欢听音乐，从未变过。

刘壮的下铺是小林，他在我们宿舍保持了一个无敌的纪录，玩文曲星里的“21点”游戏，玩了个通宵，直到电池告罄。但是后来不玩了，改去研究偷QQ号码的木马。在网吧的好几台机子上种下木马，搞了一堆的QQ号回宿舍。我和陈胖算是宿舍上网比较早的，我八位数的被小林的前辈偷了，剩下九位数的全申请了保护。像刘壮、阿平、小黑的QQ全是小林在网吧偷的，据说，动不动有人加他们，然后臭骂一顿。

后来小林和阿平被骂多了，起了报复之心，使用别人的QQ疯狂地向别人的女网友表白。那时候QQ表情里刚刚添加玫瑰花，拼命发送，反正不花自己一分钱。小林在网上被人骂神经病都已成习惯，终于在现实中也有了厚脸皮，后来他看上了隔壁班的一款小家碧玉，因为连虚拟的玫瑰花都没有，表白依旧被拒绝了。

陈胖说，小林失败在不懂得泡妞的秘诀。他帮小林总结了能泡到女同学的经验：第一，会叠被子。军训期间，教官经常到宿舍检查叠被子的情况，那时候帮女生叠被子可是技术活，有这本事任何女生宿舍来去自如；第二，会削苹果。削苹果一招，是哄女生必杀绝技，给女生削一个水果，女生就会觉得，一辈子都可以吃你削的水果。小黑问他，那你怎么不削几个苹果去试试？陈胖说，我丢不起那人。然后被大家鄙视。

陈胖在大学里没有谈过恋爱，据说文笔一流，但是从不写情书，我猜是因为字太难看，看他写的字都像是一坨解不开的麻线，倒是大便画得栩栩如生，每次碰到课上得不好的老师，就在课桌上画上一坨，整个文科楼到处都留下痕迹。他高中兄弟的女朋友也跟我們同一个学校，

临别上大学前还专门叮嘱陈胖照顾自己的女朋友，这可是托妻献子的交情。陈胖也照顾了一阵子，还一度想把她照顾成自己的对象，但是那女的鬼精鬼精的，愣是没上当。后来跟了别人，陈胖也一点都不伤心。可见他真的没心没肺。

黄洋被下毒身亡时，陈胖子家刚刚添丁不久，估计清早被小胖子的哭声吵醒，睡不着就在QQ群里用“谢舍友当年不杀之恩”向我们致意。我忽然意识到，转眼这已是十年之前的故事了，一切宛在昨天。如今我们已经散居江湖各处，有些人也早已疏于联系，面孔都变得模糊。但是，那些记忆却永远留在那里，像是一杯陈酒，等待我们把盏言欢。

那段时间，南方小城长期阴雨。我在书房呆坐，窗外常常是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的景象，不自觉会想起多年以前那些个台风天，可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坏，心中尽是桃李春风。

记得当年那个小

除了想象，我们一无所有。

——题记

SARS病毒肆虐的那一年，我和缪小斯住在万里公寓，去上课要经过人头攒动的学生街。我印象中，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学生街，无一例外都是那么拥挤，并且破败不堪。在长度不到五百米的斜坡上，小摊小贩聚集，师范大学周围有许多大中专院校，学生们总爱扎堆往这边挤，所以总是人多成患。晚上10点之前，单车、摩托车走完这段路程至少要十五分钟，就算来了四个轱辘的的士，一开进学生街，便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就算的哥把喇叭按坏，也没有什么人理会，只好自己在车里吹胡子瞪眼地骂娘，拼命拍方向盘，并且口口声声说要“和的士的老娘发生性关系”。

我一直都不喜欢这里，我不明白这边有什么东西值得那些女生天天不厌其烦地逛，这个想法是针对那些单身女生的，有对象的我当然知道她们是为了什么——有男朋友是女生的大学生涯未曾全盘失败的证明。而且逛街最能考验一个男生的耐性，女生通常以此衡量男生对自己的爱有多深；或许，某些心理阴暗的女人将男朋友看成了狗，天天都要带出来遛遛也是一种可能——我曾经在学生街口的女性内衣店门口看到一个

大男人在门口抽烟，转来转去像头被拴在柱子上的骡子。缪小斯断言这人有“恋物癖”，他的理由是：我们班的女生常常在课间肆无忌惮地描述自己的文胸不翼而飞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低头含羞。有了这个前提，这个男人在内衣店门口徘徊显得形迹可疑，很可能就是始作俑者。不过，这个男人偷内衣裤没有偷到我们头上，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因此没有追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课间谈论内衣失窃的女生，她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从来不避开我们这些未经人事的小男孩——因为她们的开导，我和缪小斯都开始注意上了女同学的胸部。起先我们不懂事，不知道这些都是必须偷偷看的。路上一个美女迎面走过来，我们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等那个美女在身边掠过的一刹那，缪小斯喉咙口不由自主地发出“咕咚”一声巨响，吞了一大口唾液。紧接着，身后传来一声责骂：“流氓！王八蛋！”于是我们面红耳赤，狼狈逃窜如丧家之犬。

记得当年很单纯，不知道在街上看美女的胸部就好像去饭店里闻菜香，都是不需要付钱的道理。换了现在我们会跟她争辩，到底什么样的流氓；至少也要问清楚，刚才我们是怎么对她流氓的。非常不幸的是，被称作“流氓”的遭遇仅此一次，后来再没有听到女生因我们偷看她的胸部而骂我们流氓，每一个女生看到迎面而来的我们都会自觉地抬头挺胸，以示自己和臭男人的区别。因此缪小斯说，我们偷看的本领到家了。

那时被美女责骂后，我非常懊恼。说：“小斯，我们太不懂事了！哪能这么盯着别人看？我们应该用眼角的余光看，脸不要冲着她，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

缪小斯一脸的不乐意，说：“你他妈的眼角才有膀胱呢！那是